

一河一街 一段庄市往事

□吴远成 文摄

我们家搬到庄市的时候，老街还是她的空间坐标。

当时庄市还只是宁波郊区一个普普通通的旧镇子，新开发的小区很少。大人们口中流传着种种蓝图——购物广场、公园、同心湖的疏浚整饬——但一切都还存在于想象和谈资之中。父亲说，搬家那天宴请外公、外婆和舅舅一家人，竟然在附近找不到一处体面的餐馆。



庄市老街



庄市老街

1

当时我们一家人最常逛的地方就是庄市老街。出门沿澄衷路左转入兆龙路，步行数百米就到了。老街沿河而建，一条笔直的街河从中间穿过（我看过地图，这条河的名字就叫“街河”），呈南北走向，宽不过三五米，长大概1.6公里。河上静卧着好些座大小不一、风格各异的石桥，沟通两岸，便利往来。桥上的字迹都因为岁月锈蚀而模糊不清，已经不能和本地典籍上载明的桥梁名称一一对应了。

沿着街河漫步，两岸时不时就能遇见开凿的埠头。河埠头两边用长石条砌成，呈阶梯状，中间一方平台，据说早年是停船卸货的码头，兼以洗衣取水、商贸社交等功能，但如今就只是居民洗洗刷刷的去处了。白天去的时候，偶尔会遇见几个阿姨在石阶上洗衣裳，棒槌起落间，水花溅起又落下，那声音清脆而悠远，像是从古早时光里传过来的。

宁波水网交错，生产生活多依托船载水运，先辈喜欢傍水而居，于是有了一个个临河亲水的市镇。庄市也是这么形成的。据记载，庄市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北宋。庄姓本姓章，北宋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章氏先祖章隐之任定海县令，其曾孙章允执娶唐氏为妻，遂居清泉。及至南宋，章姓人口已逾八百，集市成形。因章姓人口居多，集市便名章市。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因避明太祖朱元璋之讳，章姓改为庄姓，章市遂以庄市名之，沿用至今。而老街的肇始可追溯至清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年）。是年当地士绅筹资将散布的九条水槽疏浚、归并，拓宽后的河道南接浜子港，北连横河，与甬江大水系沟通，自此因河而兴市，市荣而成街。近代庄市是宁波的商业重镇，又有许多宁波帮先贤从这儿出发，去往刚刚开埠的上海，然后散落世界各地，老街或许是他们关于故乡的最后记忆。

2

老街因河而兴，也因河而衰。我遇见老街的时候，窄小的内河承载不了现代化的轮渡，她早就不复“舟楫畅行、商旅辐辏”的盛况，但依然店铺林立，货色繁多。理发店、鞋店、文具店、杂货店……老百姓生活所需一应俱全。我去得最多的是杂货店和理发店，杂货店的原因不用多说，理发店里的老师傅手艺娴熟又收费公道。

老街最多的还是食物店铺。水果、米面、腌菜、酱料、熟食、菜蔬、肉铺、海鲜……鳞次栉比，简直就是一个半露天的菜市场。奶奶还在宁波时，是最喜欢逛这里的。庄市菜市场虽然就在旁边，但她认为老街的菜肉更便宜，喜欢讨价还价的热闹和人声鼎沸的烟火气——她不喜欢菜场的规整，因为一直生活在农村，反而习惯民间的集市。有时还能见到鸡鸭等活物，被竹篓盛着沿街叫卖，羽翼未丰的雏鸡刚扑棱棱抖落几片绒毛，就被奶奶盯上，成为我中午的一碗汤料。

老街也是父母散步的终点。他们往往逛完周边兴庄路、兆龙路上的店面——那儿汇聚黄金首饰、衣服饰品店，母亲尤其喜爱——就转入老街。老街以聚兴路为界，南北各约八百米，热闹的是北至庄市大道这一片。夜晚，昏黄的灯光从店铺里漫出来洒在水泥路上，晕成一片暖意。孩子们追逐嬉闹，大人们搬了竹椅或坐在门槛上摇扇闲谈，蒲扇起落间，一天的疲惫就散了。

父亲很喜欢去街上的阴德祠。阴德祠是庄市的宗祠，千百年来庄氏子弟在此繁衍生息，谨守宗亲文化，这座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的祠堂便被完整保留下来，历经修缮如今成了文物保护单位。我随父亲去过几次，里面人们喝茶聊天，下棋打牌，烟雾氤氲中不时有老辈人讲古，说起包玉刚、邵逸夫、叶澄衷等庄市先贤的旧事，也不知道真伪。父亲这时总是和认识的人点上一支烟，瞧一眼别人的牌，扯几句话才走人，似乎也心满意足了。大概他想起了老家河边的祠庙了吧。

那时候我以为老街会一直这个样子，以不变的节奏跳动，成为我们无需多言的生活圆心。

3

但随着庄市的发展，老街慢慢不再成为庄市的叙事中心。

这些年，庄市高楼像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，万科1902广场、绿轴体育公园、同心湖公园、开元广场依次建成，成为居民的休闲新去处。到了傍晚，各处霓虹闪烁，人声喧哗。这一切都簇新、明亮。

没了人气的滋养，老街渐渐显出老迈之相，像一位老人静静地躺在那里，被挤压到了被遗忘的角落。偶尔走一趟，竟然生出几分陌生感。街道显得窄了、暗了，房子显得矮了、旧了。店铺还在，生意却冷清了许多，店主们坐在门口发愣，或是低头对着手机。

前几年，庄市老街终于迎来了保护性拆迁。拆迁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建筑渐渐颓废，街道狭窄，不但便生活，也不安全。而根据规划，那些承载着集体记忆的老建筑、老格局得以保留，地域文化不会在推土机下消失。

我曾经骑车去拆迁现场。有些老屋已经被拆了，有些还孤零零地立着，墙上的门牌号依稀可辨。我站在那里，试图在一片颓垣败壁中辨认出当年的轨迹：这里是那家杂货铺，那里是奶奶买鸡的摊位，再往前，是我常去的理发店。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又退去。

我期待老街的新貌，希望和她早日重逢。